清史稿/卷4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七十一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七十二 列傳二百五十九

► 卷四百七十三

陸潤庠 世續 伊克坦 梁鼎芬 徐坊 勞乃宣 沈曾植

陸潤庠

陸潤庠，字鳳石，江蘇元和人。父懋修，精醫，見藝術傳。潤庠，同治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，授修撰。光緒初，屢典試事，湖南、陝西皆再至。入直南書房，洊擢侍讀。出督山東學政。父憂服闋，再遷祭酒，典試江西。以母疾乞養歸。二十四年，起補祭酒，擢內閣學士，署工部侍郎。兩宮西巡，奔赴行在，授禮部侍郎，充經筵講官。擢左都御史，管理醫局，典順天鄉試，充會試副總裁，署工部尚書。

三十二年，充釐訂官制大臣。已而工部裁省，以尚書兼領順天府尹事。明年，授吏部尚書、參預政務大臣，謂：「捐例開，仕途雜，膺民社者或不通曉文義，因訂道府以下考試章程，試不及格者停其分發，設仕學館教習之。」潤庠為陸贄後，嘗奏進文集，參以時事，大意謂：「成規未可墨守，而新法亦須斟酌行之。若不研求國內歷史，以為變通，必至窒礙難行，且有變本加厲之害。」

宣統元年，協辦大學士，由體仁閣轉東閣大學士，充弼德院院長。皇帝典學，充毓慶宮授讀，兼顧問大臣。疏陳：「曲阜篤生聖人之地，今新建曲阜學堂，必須闡明經術，提倡正學。若雜聘外人，異言異服，喧賓奪主，將來聖教澌滅，亦朝廷之憂。」又陳：「釐訂官制，宜保存臺諫一職。說者謂既有國會，不須復有言官。豈知議員職在立法，言

官職在擊邪。議院開會，不過三月，臺諫則隨時可以陳言。行政裁判，系定斷於事後，言官則舉發於事前。朝廷欲開通耳目，則諫院不可裁；諸臣欲鞏固君權，則亦不可言裁。即使他時國會成立，亦宜使該院獨立，勿為邪說所淆。」又言：「遊學諸生，於實業等事學成而歸者，寥寥可數，而又用非所學。其最多者惟法政一科。法政各國歧異，悉就其本國人情風俗以為製。今諸生根柢未深，於前古聖賢經傳曾未誦習，道德風尚概未聞知，襲人皮毛，妄言改革；甚且包藏禍心，倡民權革命之說，判國家與君主為兩途，布其黨徒，潛為謀主。各部院大臣以為朝廷銳意變法，非重用學生不足以稱上旨，遂乃邪說詖行，遍播中外，久之必致根本動搖，民生塗炭。」

又疏陳財用枯竭，請酌停新政，謂：「今日之害，先由於督撫無權，漸而至於朝廷無權。庫儲之困難，寇賊之充斥，猶其顯而易見者也。鎮兵之設也，所用皆未經歷練之學生，韜略則紙上空談，作用則徒取形式，甚至持不擊同胞之謬說。一旦有事，督撫非但不能調遣，甚且反戈相向，其不可用明矣。則莫如停辦鎮兵，仍取巡防隊而整理之。審判之立也，所授皆未曾聽訟之法官，黑白混淆，是非倒置。舊時諳練之老吏，督撫不得用之，散遣州縣捕役，以緝盜責之巡警。巡警無能也，且不過省會及通商口岸有巡警，豈能分佈　　鄉閭？將來必至遍地皆盜，人民無可控訴。則莫如停辦審判，仍以聽斷緝捕歸之州縣。諮議局之設也，所舉皆不諳掌故之議員，逞臆狂談，箝制當道，督撫莫能禁之。於是藉籌款之名，魚肉鄉里，竊自治之號，私樹黨援。上年資政院開議，竟至戟手漫罵，藐視朝廷。以辯給為通才，以橫議為輿論，蜩螗沸羹，莫可究詰。則莫如停辦國會，仍以言事責之諫院。學堂之設也，所聘皆未通經史之教員，其沿用教科書，僅足啟發顓蒙，廢五經而不讀，禍直等於秦焚。暑假、星期，毫無拘束，彼血氣未定者，豈不結黨為非？又膳學費百倍於前，致使貧寒聰穎之士流，進身無路。則莫如停辦中小學堂，仍用經策取士。凡此皆於財政有關，而禍不僅在財政，使不早為之所，必至權柄下移，大局不可收拾。」疏上，多不報。時建設立憲內閣，宰輔擁虛名而已。

武昌兵變，官軍既克漢陽，武昌旦夕下。而新內閣又成立，總理大臣袁世凱議修和息戰禍，取隆裕太后懿旨，頒示天下，改建國體，於是遜位詔下矣。潤庠以老瞶辭授讀差，奉懿旨仍照料毓慶宮，給月俸如故，授太保。越二年，病卒，年七十五，贈太傅，謚文端。

潤庠性和易，接物無崖岸，雖貴，服用如為諸生時。遇變憂鬱，內結於胸而外不露。及病篤，竟日危坐，瞑目不言，亦不食，數日而逝。

世續

世續，字伯軒，索勒豁金氏，隸內務府滿洲正黃旗。光緒元年舉人，以議敘主事歷內務府郎中，擢武備院卿，授內閣學士。二十二年，為總管內務府大臣，兼工部侍郎。二十六年，各國聯軍入京，兩宮西狩，適遭父喪，命留京辦事。即日縗墨詣聯軍請保護宮廷，日為宮中備飲饌，並保壇廟。晉理藩院尚書，調禮部。兩宮回鑾，賞黃馬褂，轉吏部，兼都統。內務府三旗甲米向歸吏胥代領折價，名曰「米折」，所得甚微。世續商之倉場，飭旗丁自領，眾感實惠。纂呈四書圖說，特旨褒嘉。三十年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尋授體仁閣大學士。三十二年，命為軍機大臣。歷轉文華殿大學士，充憲政編查館參預政務大臣。念八旗生計日艱，奏設工藝廠，俾習工藝贍身家。德宗崩，議繼體，世續獨言國事艱危，宜立長君，不能用。

宣統改元，以疾乞休。三年，復起原官，仍兼總管內務府大臣。及議遜位，世續首讚之。太后令磋商優待條件，授太保。接修崇陵工程，加太傅。丁巳復辟，懼禍及，力阻之。事變亟，入宿衛，並以殮服自隨。頻年以經費拮据，支持尤苦，纂修德宗實錄，始終其事，及書成，已病不能起矣。辛酉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贈太師，謚文端。

伊克坦

伊克坦，字仲平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西安駐防。光緒十二年進士，以編修歷至都察院副都　　御史，充滿蒙文學堂監督。有請達海從祀文廟者，伊克坦以達海創定國書，繙譯經史，有功聖教，允宜附祀，即為代奏，略言：「學官立於漢京，而配享實始於唐代，宋、元以來，迭有增祀，大率以闡明聖學，有功經訓為斷。漢儒許慎，特因說文解字，功在經籍，專隆升祔。我太祖高皇帝、太宗文皇帝指授文臣創立國書，傳譯經史，宣布文教，尤極千古未有之盛。夫國書字體，創自文臣額爾德尼及噶蓋等，而仰承聖意，匯集大成，詳定頒行者，實唯儒臣達海。達海以肇造貞元之佐，擅閎通著述之才，歷相兩朝，瞻言百里。其初奉命詳定國書，重加圈點，發明音義；又以國書漢字對音未全，於十二字頭之外有所增加，而國書之用乃廣。复定兩字切音之法，較之漢文切音，更為精當，而國書之制乃備。繙譯經典，昭示群倫，功不在傳經諸儒下。崇德十年，既蒙賜謚文成，康熙九年，复奉賜文立碑，隆德報功，永受恩澤。旋有學士阿理瑚奏請從祀文廟，禮臣復奏，以為創造國書，一藝之長，不當從祀，未經議準。查達海詳定國書字體，實稟太宗指示而成。作者為聖，述者為明，非唯羽翼六經，抑且昭示百世。部議謂僅一藝之長，實未深知大體。達海於聖經有表章之力，於後學有津逮之功。方今宗學、

旗學兼重國書，並奉旨特設滿蒙文學堂於京師，奉省亦經奏立八旗滿蒙文中學堂。揆諸古者釋奠祭師之誼，達海應得附祀，核與漢儒許慎從祀之例亦屬相符。仰懇俯準達海附祀文廟，並請敕建專祠於盛京，以昭矜式。查盛京東門外尚有達海塋墓，榛莽荒蕪，碣碑剝落，並請敕下所司修治看護，用示朝廷崇尚實學、藎念儒臣之至意。 」

又代陳典學事宜，略言：「伏讀雍正三年世宗憲皇帝諭：'帝王禦宇膺圖，咸資典學。我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，而好古敏求，六十餘年孜孜不倦。'又喜慶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：'帝王之學，在於貫徹天人，明體達用，以見諸施行，與經生尋章索句者不同。'仰見列聖相承，重視典學之至意。我皇上睿哲性成，聰明天縱，衝齡踐祚，洪業肇基，當此春秋典學之時，實為聖敬日躋之始，伏維監國攝政王薰陶德性，輔養聖躬，慎選侍從，左右將護，亦既淵衝翕受，法戒靡遺。唯是皇上一念之張弛，系萬機之治忽；一朝之規制，系薄海之觀瞻。有不得不慎之又慎者，謹為我皇上詳晰陳之：一，請崇聖學。易端蒙養，禮重師教，書述遜敏，詩頌緝熙，聖學精微，非尋常科學範圍之所能及。宋儒有言'帝王之學，與儒生異尚'，與我仁宗睿皇帝典學之諭用意正符。今我皇上典學之初，應定教學科目，自應會通今古，融貫中西，不可拘於舊例。伏乞簡派儒臣，詳細籌訂，鑑成憲，酌時宜，毋徒陳進講之空文，毋虛循延英之故事，庶足以開張聖聽，裨益亶聰，以立聖學聖治之基。一，請擇賢傅。舊制師傅向以大臣選充，期於老成典型，成就君德，然或入官從政，講學非其所長。老師大儒，潛德隱而勿耀，而教育精深，尤非研究有素，不能取益。擬請敕下內外大臣，各舉所知，勿拘資格，略仿乾隆十四年詔舉經學人員成例，擇其品端學粹、教育卓著成績者，請旨召用，隆以師傅之任，分門講教，而仍派大臣總司其成，俾專日講於經筵，不必更勞以職事。其任彌專，其責彌重，其效彌速，使天下曉然於尊師崇儒之意，庶儒林有所矜式，而聖德日進高明矣。一，請肅　　規制。古者聖王教胄，必選端方正直、道術博聞之士，與之居處，是以習與智長，化與心成。我皇上毓德方新，始基宜固，舊制選派內監伴讀，似不足以肅學製而廣箴規。擬請改選王公大臣之賢子弟昕夕侍從，斆學相長，並參考學校制度，建設講堂，陳列圖書彝器，觀摩肄習，以收敬業樂群之效。以上三事，僅舉大綱。我皇上今日之言動起居，罔有勿敬，即異日之立政敷教，罔有勿臧，此尤根本之至計，不可不謹之於漸，而慎之於始者也。伏念朝廷廣勵人才，振興教育，侁侁學子，爭自濯磨，皇上典學伊始，益宜宏茲遠謨，以慰天下士民之望。」

宣統三年，伊克坦與大學士陸潤庠及侍郎陳寶琛，同奉命直毓慶宮，朝夕入講，遇事進言，憂勤彌甚。丁巳復辟，潤庠已前卒，寶琛為議政大臣，伊克坦一不爭權位，日進講如故。及事變，誓臨危以身殉。伊克坦忠直有遠識，主開誠佈公，集思廣益；而左右慮

患深，務趨避，時復相左。伊克坦憂鬱遂久病，日寄於酒。癸亥，卒，年五十有八，謚文直。

梁鼎芬

梁鼎芬，字星海，廣東番禺人。光緒六年進士，授編修。法越事亟，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，不報。旋又追論妄劾，交部嚴議，降五級調用。張之洞督粵，聘主廣雅書院講席；調署兩江，复聘主鍾山書院；又隨還鄂，皆參其幕府事。之洞銳行新政，學堂林立，言學事惟鼎芬是任。

拳禍起，兩宮西幸，鼎芬首倡呈進方物之議。初以端方薦，起用直隸州知州；之洞再薦，詔赴行在所，用知府，發湖北，署武昌，補漢陽。擢安襄鄖荊道、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奏請化除滿、漢界限。三十二年，入覲，面劾慶親王奕劻通賕賄，請月給銀三萬兩以養其廉。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「權謀邁眾，城府阻深，能諂人又能用人，自得奕劻之助，其權威遂為我朝二百年來滿、漢疆臣所未有，引用私黨，佈滿要津。我皇太后、皇上或未盡知，臣但有一日之官，即盡一日之心。言盡有淚，淚盡有血。奕劻、世凱若仍不悛，臣當隨時奏劾，以報天恩」。詔訶責，引疾乞退。兩宮升遐，奔赴哭臨，越日即行，時之洞在樞垣，不一往謁也。明年，聞之洞喪，親送葬南皮。

及武昌事起，再入都，用直隸總督陳夔龍薦，以三品京堂候補。旋奉廣東宣慰使之命，粵中已大亂，道梗不得達，遂病嘔血。兩至梁格莊叩謁景皇帝暫安之殿，露宿寢殿旁，瞻仰流涕。及孝定景皇后升遐，奉安崇陵，恭送如禮，自原留守陵寢，遂命管理崇陵種樹事。旋命在毓慶宮行走。丁巳復辟，已臥病，強起周旋。事變憂甚，逾年卒，謚文忠。

徐坊

徐坊，字梧生，山東臨清州人，巡撫延旭子。少納貲為戶部主事。光緒十年，法陷諒山，延旭逮問，下刑部獄。坊侍至京師，入則慰母，出則省延旭於獄，橐饘之事，皆自任之，布衣蔬食，言輒流涕。延旭戍新疆，未出都卒，坊扶柩歸葬，徒行泥淖中，道路嘆為孝子。二十六年，奔赴西安行在。明年，扈駕返，以尚書榮慶薦，超擢國子丞。鄂變起，連上五封事，俱不報。遜位詔下，遂棄官。旋命行走毓慶宮，坊已久病，力疾入直。未幾，卒，謚忠勤。

勞乃宣

勞乃宣，字玉初，浙江桐鄉人。同治十年進士，以知縣分直隸。查淶水禮王府圈地，力請減租蘇民困。光緒五年，初任臨榆，日晨起坐堂皇治官書，啟重門，民有呼籲者，立親訊之，使閽者不能隔吏役，吏役不能隔人民。其後居官二十餘年皆如之。曾國荃督師山海關，檄司文案。歷南皮等縣，畿輔州縣遇道差，咸科於民有定額，而官取其贏。乃宣任蠡縣，值謁陵事竣，贏支應錢千餘緡，儲庫備公用。任完縣，購書萬餘卷庋尊經閣。任吳橋，創裡塾，農事畢，令民入塾，授以弟子規、小學內篇、聖諭廣訓諸書，歲盡始罷。先是寧津奸民陳二糾黨為州郡害，土人稱曰黑團，勢甚熾。嘗至南皮劫殺，乃宣會防營掩捕，擒陳二及其黨數人磔於市，黑團遂絕。

二十五年，義和拳起山東，蔓延於直、東各境，乃宣為義和拳教門源流考，張示曉諭，且申請奏頒禁止，不能行。景州有節小廷者，匪首也，號能降神。乃宣飭役捕治，縱士民環觀，既受笞，號呼不能作神狀，梟示之，匪乃不敢入境。明年，拳黨入京，乃宣知大亂將作，適調吏部稽勳司主事，遂請急南歸，浙撫任道鎔延主浙江大學堂。尋入江督李興銳幕，端方、周馥繼任，咸禮重之。周馥從乃宣議，設簡字學堂於金陵。初，寧河王照造官話字母，乃宣增其母韻聲號為合聲簡字譜，俾江、浙語音相近處皆可通。三十四年，召入都，以四品京堂候補，充憲政編查館參議、政務處提調。

宣統元年，詔撰經史講義，輪日進呈，疏請造就保姆，輔養聖德。二年，欽選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。法律館奏進新刑律，乃宣摘其妨於父子之倫、長幼之序、男女之別者數條，提議修正之。授江寧提學使。三年，召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，兼學部副大臣。遜位議定，乞休去，隱居淶水。時士大夫多流寓青島，德人尉禮賢立尊孔文社，延乃宣主社事，著共和正解。丁巳復辟，授法部尚書，乃宣時居曲阜，以衰老辭。卒，年七十有九。

乃宣誦服儒先，踐履不苟，而於古今政治，四裔情勢，靡弗洞達，世目為通儒。著有遺安錄、古籌算考釋、約章纂要、詩文稿。

沈曾植

沈曾植，字子培，浙江嘉興人。光緒六年進士，用刑部主事。事親孝，母多疾，醫藥必親嘗，終歲未嘗解衣安臥，遂通醫。遷員外郎，擢郎中。居刑曹十八年，專研古今律令書，由大明律、宋律統、唐律上溯漢、魏，於是有漢律輯補、晉書刑法志補之作。曾植

為學兼綜漢、宋，而尤深於史學掌故，後專治遼、金、元三史，及西北輿地，南洋貿遷沿革。尋充總理衙門章京。中日和議成，曾植請自借英款創辦東三省鐵路，時俄之韋特西比利亞鐵路尚未建議也，不果行。母憂歸，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講席。

拳亂啟釁，曾植與盛宣懷等密商保護長江之策，力疾走江、鄂，決大計於劉坤一、張之洞，而以李鴻章主其成，所謂「畫保東南約」也。旋還京，調外交部。出授江西廣信知府，曾植為政，知民情偽，而持之以忠恕，故事治而民親。歷署督糧道、鹽法道，擢安徽提學使，赴日本考察學務。三十二年，署布政使，尋護巡撫。值江、鄂、皖三省軍會操太湖，而適遭國卹，群情怵怵，民一日數驚，城外砲馬兵又譁變。曾植聞之，登城守禦，檄協統餘大鴻馳入江防，楚材兵艦擊毀東門外砲兵壁壘，黃鳳岐奪回菱湖嘴火藥局，一日而亂定。

曾植在皖五年，重治人而尚禮治，政無鉅細，皆以身先。其任學使，廣教育，設存古學堂。又興實業，創造紙諸廠。會外人要我訂約開銅官山礦，曾植嚴拒之。未幾，貝子載振出皖境，當道命籓庫支巨款供張，曾植不允，遂與當道忤。宣統二年，移病歸。遜位詔下，痛哭不能止。丁巳復辟，授學部尚書。事變歸，臥病海上，壬戌冬，卒，年七十三。著有海日樓文詩集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辛壬之際，世變推移，莫之為而為，其中蓋有天焉。潤庠、世續諸人非濟變才，而鞠躬盡瘁，始終如一，亦為人所難者也。乃宣、曾植皆碩學有遠識，惓惓不忘，卒憂傷憔悴以死。嗚呼，豈非天哉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